

云中岳著

第四集



延边教育出版社

云中岳小说专辑

侠影红颜

第四集

云中岳著

延边教育出版社

侠影红颜

云中岳 著

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

正文：辽宁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封面：沈阳市民族胶版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7印张 8插页 831千字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09-461-4/I·5

印数：1—350,000册 定价：14.00元（共四册）

二十四

最先奔下的人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快来了，快来了……”

上面半里地一座小山丘上方，出现了高大健壮的崔长青，弓箭藏在脚下，叉手而立，冷然向下瞧。

“来了，山丘上就是他。”有人叫。

一名神箭太保冷哼一声，说：“在下给他一箭穿心。”弦声震耳，雕翎箭破空而起，穿云直上。

向上射，劲道锐减，相距虽半里地，箭到达力道有限，除非骤不及防，不然极难中鹄。

箭居然奇准，飞向崔长青的胸口。他伸手一抄，接着了雕翎。

“咱们三箭齐发。”一名太保低叫。

三箭齐飞，上面一声长笑，黑影一闪即没，箭劳而无功。

分云岭五煞有三煞在此，大煞沉声叫：“咱们上去。”

会主向左绕，说：“分两路包抄，上！”

二十余人分头向上急奔，只留了三个人把守谷口。

上升一半，人向两侧伸展，向上急抢。

崔长青跪在一丛野草后，弓弦逐渐拉满，草梢一荡，雕翎箭呼啸着破空而去。

一名引弓戒备向上走的神箭太保，突然大叫一声，扔掉弓箭骨碌碌向下滚。

下面有人抢上，伸手急拦。

“啊……”第二个人惨叫着向下栽，是另一名神箭太保。

救第一名太保的人惊叫道：“不好，箭贯眉心，没救了。”

“哎……”走在最前面的大煞尖叫，抱住了小腹，身形一晃突然扭身摔倒。一枚雕翎穿透腰背，大概难以挽救了。

左面，血花会的人，也被射倒了两个。

众人大骇，全都伏下了，迟疑不进，疑神疑鬼。向上看，鬼影俱无，箭不知从何而来，反正只听到破空飞行的厉啸从上而下，却不知发自何处。

会主心中发慌，向紧跟在后的一名年青人说：“世群，叫他们下来决斗。”

年青人世群不敢站起，向上大叫：“崔长青，你听得到在下的话吗？请回话。”

上面悄然无声，野草萋萋，不知人藏在何处。

世群不死心，又叫：“崔长青，咱们到谷下决斗，你敢不敢答应？”

空山寂寂，毫无声息。

世群徐徐站起，又叫：“你如果是英雄好汉，不要暗箭伤人，下来，咱们决一死战。”

仍然不见人影。世群低声道：“这小辈恐怕已经走了。”

“上去看看。”会主低叫。

世群打一冷战，但不敢不遵，举步向上走，高叫道：“你不下来，在下上去了，咱们一比一，公平决斗，我上来了。”

他迈动着发抖的腿，心惊胆战地向上走。只走了十余步，一枚劲矢突从侧方破空飞到。

崔长青早已换了方位，贴地飞蹿到了侧方。他并不傻，也不想充好汉做英雄，敌众我寡，他怎肯与对方决斗？觑个真切，发出一枝狼牙。

箭从侧方飞越，下面的人相距稍远，易于发现，会主惊

叫：“小心左侧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世群狂叫着向下一栽，再向上一蹦，方向下急滚。

一名少女眼都红了，一跃而起，尖叫着向箭来的方向，发疯似地挥剑猛冲，厉叫道：“姓崔的，我和你拼……”

冲了五六丈，突然向前一扑，斜滚而下。

最后，一名神箭太保脸色泛黑，向两煞恐惧地叫：“这人可怕极了，寨主，快逃。”

声落，人已连滚带爬下降五六丈，举起双手，手中空空，拼命向下狂奔，一面狂叫：“在下认栽，不要射我……”

果然没有箭来，让他逃至谷底，跳上一匹坐骑，落荒飞遁。

对面山崖顶脊上，奔下七名黑衣人，先后跳上坐骑，竟自逃命去了。

兵败如山倒，有人逃走，自然有人仿效，只片刻间，众人象丧家之犬般向下飞奔。

上面，崔长青发出一声震天长啸，离开了隐伏处。

对面山脊间，乌锥马重现，一声长嘶，疾驰而下，隐没在树林中。

薛香君就一直跟在她身后，悚然地说：“会主，咱们到分云岭暂避，岂不近些？”

“不，山区只有一条路，走不掉的。”

“但……”

“前谷还有几位坛主和护法，与他们会合，便不怕他了。这次咱们失策，人分为四处，真是天数，走。”

前谷的人只知后谷有变，不知情势如何发展，十余位高手议论纷纷，正打算派人至后谷察看。分云岭的好汉也有八

名，有两煞和四位神箭太保。

当他们发现会主带了人马绕道飞驰而来，便知有点不妙，一位坛主急急迎上，老远便大叫：“后谷人喊马嘶，怎么一回事？”

薛香君高声叫道：“快上马，撤至州城。”

“为何？这……”

“崔长青来了？咱们……”

“三面埋伏俱溃，快走。”

会主到了，匆匆下令：“撤至州城，咱们必须尽快离开山区。在城中那小畜生不敢行凶，山区危险，快走。”

声落，已驰出五丈外。

四十余骑沿径急撤，人心惶惶。远出两里地，前面小山坡上一声马嘶，崔长青安坐雕鞍，乌锥马抬首屹立，人马一团黑，黑得令人心头发紧。

山坡距小径半里地，看得真切。会主心中一紧，扭头叫：“等后面的人，一同过去。”

四位神箭太保驰到，叫道：“射他下来！”

四箭刚离弦，乌锥马四蹄翻飞，狂风似地消失在坡的后面，只留下滚滚黄尘，四枝劲矢连边都没沾上。

一名分云岭的好汉大叫：“山坡后是绝地，咱们追！”

会主也认为高手已聚，胆气一壮，也叫：“好，追，分头包围。”

坡后确是绝地，三面山峰峻陡，下面是小有起伏的荒原，形成一处盆地，除了从山坡这一面冲出之外，别无出路。

四十余骑弧形排开，狂风似的向上飞驰。登高一望，下面荒原呈现眼下，荒草萋萋，方圆不足五里一览无遗，散布在荒原上除了及肩荒草之外，只有一些零星小树散布其间，

哪有人马的踪迹？

众人正感奇怪，难以决定是否下去搜寻，左侧的两里外的一座山头上，突然传来一声马嘶。

众人一惊，正是黑衫客和他的乌锥马。

“咦！怎么这样快？”有人骇然叫。

“怪事！飞马也飞不了这么快呢！”另一人怪叫。

“恐怕是匹幽灵之马。”一名分云岭悍贼悚然地说。

分云岭东北，地处虞坂，也称吴山，路南过平路，北至安邑，东至夏县，坂东是巫咸顶。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相马师伯乐，在此遇骐驎驾盐车，千里马遇伯乐，千古传为美谈。周武王封吴泰伯之弟仲雍之后虞仲于夏墟，因此称为虞坂。春秋二年，晋假道于虞以伐虢，就是这条路，假途灭虢的典故出此；当地的人则称之为青石槽。据传说这里每一百年便会出一匹千里驹，有一匹神异的幽灵之马在山区中出没无常。

没有人再提起追赶的事，盯着山顶上黑亮的人马发怔，往山上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会主吁出一口长气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算了，走吧。”

一名匪首扭头问：“邓会主，咱们的人为何不见跟来？”

会主惨然一笑，说：“贵寨的人死伤亦惨，三寨主带了幸存的弟兄，已返回分云岭去了。”

“哦！那么，在下也要带回弟兄们返寨了。这次未能将林家兄妹置于死地，遗憾之至。”

会主苦笑道：“目下咱们可合不可分，贵寨的人不宜此时返回分云岭……”

“抱歉，在下的人，不能随你们到州城，咱们的弟兄在州衙落了不少案，被官府的眼线认出，后果可怕。邓会主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悍匪们一是不敢前往州城避风头，一是大寨主不在群龙无首，必须返山，拒绝了会主的挽留，带了所有的弟兄，驰上至老龙谷的小径。

接近谷口设伏处的半里地，路旁的矮林茂草中，隐伏着林白衣兄妹一群劫后余生的猛虎狂狮，正眼睁睁地静候人马接近，每个人都杀气腾腾，咬牙切齿。

会主率领三十余骑扑奔解州，每个人皆脸有惊容，拼命鞭策坐骑急驰，可是山路崎岖，人马又多，路窄只容一骑，想快也无从快起。

“希聿聿……”马嘶声起自左近的山林，空谷回音久久不绝，更增声势。

马匹再次发性蹦跳，一阵大乱。混乱中，有人堕马，有人受伤。

左面里余，山脚下的树林前，黑衫客与乌锥马重行出现，冷冷地注视着混乱的人马狼奔豕突。

会主脸色铁青，咒骂道：“这畜生可恶！我要与他生死相决。”

薛香君不知她骂崔长青抑或是骂乌锥马，苦笑道：“会主，咱们被他盯牢了，恐怕他不会让咱们平安到达州城，如何是好？”

“咱们仍可一拼。”会主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属下认为，不如化整为零，也许……”

“化整为零，岂不自掘坟墓吗？”

“不然，目下咱们走一个算一个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？”

“他已经盯牢了我们……”

“咱们不分男女，全是一色黑衣，他怎知道会主走哪一

条路？这样吧，尔后由属下发令，事急从权，暂时冒充会主，让他来找我，会主便可乘机脱身了。”薛香君慨然地说。

“不，我不甘心。”会主断然拒绝。

“那……依会主之见……”

“前面是九曲槽，咱们在那儿设伏等他决战。”

“会主……”

“我意已决，就这么办。”

“请会主以日后为重……”

“过得了今天，方有日后。你记住，万一我有三长两短，你必须保全自己，重建血花会，保全本会的大好基业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杀了这畜生替我报仇。现在咱们到九曲槽，走！”

薛香君无奈，说：“好吧，属下先走领路。”

丢失了六匹坐骑，众人重新上路。

薛香君带了三人三骑在前开路，林前的乌锥马已经失踪，她心中略定，策马急驰。

一枝劲矢破空而至，“擦”一声贯入她的坐骑左目。

健马竟即发起疯来，一阵长嘶，将她掀下鞍桥，奔出五六丈外方砰然倒地。

她并未受伤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
蹄声如雷，乌锥马象一朵乌云，也象一阵黑色的旋风，从百步外的矮林中冲出，冲向马队的中段。

“嗤嗤嗤！”箭厉啸着光临。

“啊……”惨叫声凄厉刺耳。

“砰……”人马齐倒。

人群大乱，马匹惊窜。

乌锥从中间疾驰而过，三把飞刀又击倒了逃散的三个人，冲入对面的树林中，蹄声渐远。

二十余丈空间，乌锥冲出，隐没；崔长青发箭，发射飞刀，说快真快，有些人连人影也未看清，两端的人根本无法救应同伴，更不用想拦截了。

会主好不容易将魂飞魄散的手下聚齐，遗下五具尸体，心惊胆跳地重行赶路，一筹莫展。所有的人斗志全消，只有一个迫切的心念：逃。

会主至九曲槽设伏决战的念头，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除了赶快逃命之外，别无他念。对方沿途袭击，神出鬼没，飘忽无常，凭这二十余位惊弓之鸟，岂敢奢言设伏决斗？是否能逃出山区，还是未定之天呢。

逃了里余，前面便是地势起伏不定，林草深茂的丘陵地区九曲槽。

半里外，乌锥马屹立路中，马上的崔长青据鞍高坐威风凛凛，人与马屹立不动，象是石人石马。

已换了坐骑走在前面的薛香君第一个发现，惊叫道：“他拦在前面！”

崔长青的弓举起了。

薛香君扭头向同伴说：“你去禀明会主，我前去与他交涉。”

她解下剑，取下百宝囊，交给同伴独自策马上前，高叫道：“崔爷，有话好说，能不能有些商量？”

崔长青按下弓，叫道：“你过来，不妨听听你的解释。”

薛香君大喜，策骑小驰而近，在丈外勒住坐骑，抱拳行礼道：“是崔爷吗？我叫薛香君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内堂三女的薛姑娘，幸会幸会，请问何以教我？”他泰然地答。

“崔爷杀够了吧？”

“哦！你来教训我的？”

“小女子怎敢？”

“你有何话说？”

“崔爷真要赶尽杀绝吗？”

“薛姑娘，你们的手段，并不比在下仁慈。”

“崔爷盛怒而来，是为了黑龙帮的事吗？崔爷是黑龙帮的人？”

“在下不是黑龙帮的人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首先，在下要指出你们的罪行。其一，惨杀敝友三眼韦陀与虬须客。其二，派人前往博陵，妄图刺杀崔某的亲友。其三，派出天罡坛主，勾结元都观三妖道，欲置崔某于死地，你们几乎成功了。你；你不配与在下说是非，叫你们的会主来，还我公道。”

“崔爷，这件事敝会认错……”

“认错就罢了不成？哼！”

“敝会主目下不在此地，这里由小女子作主。崔爷，贵友已死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已杀了敝会不少人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何况彼此都是江湖人，何必相煎太急？敝会愿补偿，崔爷有何条件？”

“你作得了主？”

“小女子可以保证。”

“你们的会主呢？”

“三天前已到潼关巡视去了。”

“贵会主贵姓大名？”

“叫邓青云，当然这是假名，会中见过她本来面目的人并不多。”

“你知道她？”

“所知有限，只知她是个很了不起的人，至于她的出身来历，却一无所悉。”

“贵会主真的去了潼关？”

“去潼关是假，可说是逃避你远走他方，你也该满足了。”

“她逃不了的，上天入地，在下也要将她找到。”

“崔爷，光棍打九九，不打加一，何苦……”

“她不能一走了之。”

“我愿替会主补偿你的损失，够了吧？”

“要你的头，你能答应？”

薛香君淡淡一笑，轻掠鬓角说：“只要你说一声，我会自己把头砍下来给你，不劳阁下动手。”

他也淡淡一笑，说：“可惜在下对你的玉首毫无兴趣，你对血花会倒是忠心耿耿呢。”

“崔爷……”

“你说你作得了主？”

“是的，会主不在，我这内堂三女之首，有权决定一切，目前也是代理会主的人。”

“好，你听清了。其一，我要女飞卫公孙秀，与铁琵琶吕三娘子，限日落之前，将她两人送到州城北郊法场。其二，解散血花会，不许你们再赚这种伤天害理的造孽钱。这两件事，你办得到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不然，在下对血花会的人，见一个杀一个，决不慈悲。”

“我答应你。”薛香君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好。如果你办不到……”

“崔爷可以任意而为。”

“好，日落前，咱们北郊法场见。”

他兜转马头，向州城方向绝尘而去。

五龙谷秘窟已被大火所毁，二十余名血花会劫后余生的男女，在谷东不远的一座三家村中暂且栖身，立即开始计议，商讨如何善后。

薛香君对崔长青所提的条件颇感意外，对他径自离去更感困惑，这明明是有意放血花会一条生路，难道他另有阴阳？血花会不易重视信守的帮会，他为何如此自信，径自离开了山区？是不是有意引他们上钩？找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？

二十余个惊弓之鸟，能商讨出什么好结果来？地煞坛主夺魄神针郭天容已是吓破胆的人，神色仓惶地说：“说来说去，都是花蕊夫人的不是；上次派她们去调查黑龙帮的去向，不但未能查出杨帮主的下落，而且为逞一时之快，命女飞卫和铁琵琶杀了三眼韦陀和虬须客，忘了会规，下手时落在他人眼下，连累本会落得今天的下场。”

天罡坛主苦笑道：“郭坛主，目下不是埋怨谁的时候，会主授权给花蕊夫人行事，执行中有错误势所难免。”

“有错误就得受惩处。事关本会存亡续延，咱们必须为本会的前途打算。”夺魄神针暴躁地说。

薛香君沉静地注视着夺魄神针，神色肃穆地说：“郭坛主之意，是接受黑衫客之条件？”

夺魄神针冷冷地说：“这得由会主定夺，本坛主只想提供管见而已。”

天罡坛主大声道：“咱们实力仍在，这些小挫折算什么，愿意认，本会决不在崔小辈的暴力下低头。”

会主冷冷一笑，说：“诸位不必为此事争论了。本会主已有周详打算，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经过大风大浪，好

不容易创下这份基业，岂能就此断送在一个江湖小亡命手中？”

“会主之意，咱们仍可一拼？”地煞坛主问。

会主冷哼一声道：“诸位要知道，本会所作的买卖极为机密，虽则会友遍天下，其人数实并不多。这种买卖生意有限，利润并不丰，每一地区在通都大邑设坛，每一坛仅一至三人，人多了养不起，人少了不敷调配，虽则迄今利润有限聊可自给，但血花会的字号总算叫响了，尔后本会的买卖当然不限于刺客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便可大展鸿图另辟财源。姓崔的单人独马，本会焉能就此认栽？只要度过这次难关，再图发展并不为晚。”

薛香君接口道：“会主之意，今晚仍由本堂主至北郊法场应约，本堂主动身之后，会主与诸位立即化整为零，各自设法脱身，下月初在河南府龙门秘坛聚会。在聚会之前，诸位必须通知各地秘坛，暂时停止活动待命。”

会主吁出一口长气，说：“在崔小畜生未授首之前，一切活动必须停止，不许任何人再使用本会的名义出面与人交涉，不许使用血花标志。”

“请问会主该如何对付崔小辈？”天罡坛主问。

会主冷冷一笑，说：“由本会主亲自对付他。”

“可是，那小辈艺业功臻化境……”

“俗语说，明枪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；本会主自有妙计。同时，会主要自己去请一些江湖奇人武林名宿，全力谋图这小畜生。本会主唯一要求诸位的是，各地秘坛务必尽全力供给本会主有关小畜生的消息，但切记不可出面，更不可自以为是，认为有机可乘，便逞强出手自取灭亡。从现在起，各位即使眼见小畜生倒毙路旁，也不可即时趋前探视，如果不

幸落在他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现在，咱们不动声色，等堂主动身时，候命动身各自设法脱离险地。”

门外抢入一名会友，神色慌乱地说：“上禀会主，右侧山麓有人窥伺。”

会主点头道：“不是崔小畜生，不要紧。小畜生已进城去了，咱们离开时，天色已是不早，天一黑，谁也无奈咱们何。小心戒备，切记不动声色。”

“是，属下理会得。”会友应诺退去。

薛香君带了两位女伴，乘了健马踏着斜阳余晖，不徐不疾地驰向解州城。

城北郊，俗称北校场，本州丁勇每日在此检阅一次，因此称为校场。本州决囚，除了重大刑案被判斩立决的死囚，在十字街斩决示众之外，每年秋后决的死囚，皆在北郊校场处决，所以也叫法场。平时，日落城门一闭，北校场人烟绝迹，据说这一带的恶鬼时出祟人。

薛香君三人三骑，绕东门而过，坐骑开始狂奔，到了三里外的盐池旁，沿池旁小径疾趋池西防堤旁的一座小村庄。

在村前下马，她向两女伴说：“你们在此稍候，小心些。”

她在村民好奇的目光注视下，在一座茅屋前止步，伸手轻叩柴门。

“谁呀？”里面有人问。

“是我，解州来的。”她答。

“那一处解州？”

“红花落日，榴火映山红。”

柴门拉开了，迎出来的是一位老村妇，讶然叫：“噢！堂主亲来……”

“里面说话。”

“是，堂主请进。”

柴门重闭了，两人入厅，薛香君说：“三娘子，易装，带上你的铁琵琶。”

“是，属下尊命。请问堂主，黑衫客的事怎样了？”

“他已进入山区。”

“会主不是要投奔分云岭吗？”

“暂时用不着去，那位黑衫客是假的。”

“哦！是林家兄妹改扮的？”

“正是林家的人。”

“那黑衫客……”

“生死不明，不知下落。”

“堂主要属下……”

“你去看看那位假黑衫客，看到底是谁。”

“哦！他……”

“他被困在绝龙谷，明早可望将他擒住。”

吕三娘子大喜，说：“堂主请稍候，属下即入内易装。”

“快，要赶路呢。”

不久，吕三娘子回复了本来面目，挟了她那具用锦盒盛了的铁琵琶，成了一个卖唱的姑娘。

“走。”薛香君说，举步向外走。

吕三娘子顺从地随在她身后外出，锁上柴门同出村口。

“给三娘子一匹坐骑。”薛香君向两女伴叫。

女伴将缰绳交给吕三娘子，说：“晚间赶路，坐骑小心。”

“谢谢。”吕三娘子恭敬地说。

就在吕三娘子转身欲待踏蹬的刹那间，女伴手一伸，一指点在吕三娘子的右肋下，伸手扶助说：“我抱你上马。”

吕三娘子大惊，骇然叫：“薛堂主，这……这是……”